



杨金美和她的孩子。



胡建和失踪的“越南老婆”马正芬。



胡建和与两岁的女儿。

集体失踪的“越南新娘”

村民妻子集体“蒸发”

在没有公路通过的湖南大山中的村落，最近，男人的妻子们集体失踪。

更为惊诧的是，调查发现，这些妻子都是买来的，是从遥远的云南，中越边境秘密运来的“越南新娘”。

没有仪式，没有结婚证，没有户口，没有法律的保护，她们的人数只在村村间流传，“至少六七十人”，“可能有一两百人”。

过去的两三年间，她们或单独或集体“人间蒸发”，而到警方处“报案的只有一两起”。这是一片法律照不见的灰色地带，贫穷与婚姻，亲情与罪恶的故事，还在这里交织上演。

两个老婆失踪的男人碰面后，交流发现，马兰兰离家的理由和马正芬惊人相似，都是一大早说去镇上买东西。

细心一些的胡国强还发现，妻子马兰兰这段时间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，躲着他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跟对方交流。经胡国强这一提醒，胡建和想起妻子也有过类似的举动。

难道马正芬和马兰兰是相约离家出走？

倒塌的多米诺骨牌还在继续。十多天后，村里胡求来的老婆马忠芳也失踪了。随后隔壁河目村传来消息，一个村民的老婆也跑了。而此前流传，沅泉村一罗姓村民的老婆，虎塘村一刘姓村民的老婆，也都这样悄然“蒸发”。

儿媳失踪后，胡建和的父亲胡更清曾走访附近一些村镇，据他搜集的信息，“光周边几个镇，前后跑老婆的，有一二十人。”

“我判断，老婆又被卖了”

到了7月中旬，胡建和接到失踪两个月的妻子马正芬打来的求助电话，号码来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。

“她哭着跟我说，她那天出门后就被人拐卖了，现在被卖到一个偏僻的村子里，要我打两万块钱把她赎回来。”接到马正芬的电话，胡建和悲喜交加，正

犹豫是否要汇钱过去赎妻子，胡求来和胡国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

因为几乎同时，他们也都接到了失踪老婆的电话，也要他们汇款赎人。

三个男人怀疑，这背后是一个骗局。此后马正芬不断打电话，胡建和问她在哪里，“她就是不说具体的地方。等我打过去，是那个男的接的电话，叫我拿钱过去赎人。”

最后一个电话是7月31日打来的，马正芬告诉丈夫，她已被卖到福建的一个山村，在那里过得不好，很想女儿，哭着让胡建和去接她。“我查了，是福建漳州的手机号，但等我再打过去，已经停机了。”此后胡再也没有等到妻子的消息。

“我的判断，她是又被卖了。”8月11日，胡建和告诉记者他的直觉，“从福建打电话来，她就再没提钱的事情，而是一直在哭，说想女儿。”胡还向记者透露，他这个老婆，其实也是花钱买来的，而且，是个越南老婆。

胡建和的父亲胡更清说，“在双峰(县)、湘乡(市)，几乎哪个镇都有，我们附近有三四十个，总人数可能有一两百人。都是从云南那边买来的越南女人。”

胡建和的弟弟胡高和，在嫂子失踪后，也向周边买老婆的人作过调查，“光双峰(县)下面的镇、村，至少有六七十人。有两个‘媒人’冯志成和胡国强，光他们两个就介绍了30多人。”

冯志成是梓门桥镇复兴村人，也是胡建和马正芬的中间搭线人，冯的老婆马正兰也是从云南那边买来的，据称和马正芬还是“亲戚关系”。有意思的是，胡高和所说，另一长期帮别人买老婆的“媒人”胡国强，正是这次和马正芬一起失踪的马兰兰的老公。

买来的越南媳妇

大批“越南新娘”涌向湖南腹地的偏僻山村，根据胡建和的说法，这始自2008年前后。也正是这年夏天，一直苦于难讨老婆的他，突然间“好事临门”。

2008年7月，在冯志成的介绍下，胡建和见到了从外地领来的两个年轻女孩，其中一个就是马正芬。初次见面后，胡建和对马正芬非常满意，第4天就带着钱到了冯家。

“一共花了36388元，交上钱，签了份协议，就把她(马正芬)领回家了。”胡更清说，协议执笔人是当时水洲村村支书胡春梅，除男方媒人冯志成、冯均方(冯志成叔叔)在协议上签字外，领女方来的两个媒人“马正祥”、“王福银”也分别签了字。

“两个女方媒人是跟冯志成联系的，相亲时他们也都在场，介绍说是从云南来的。”胡建和回忆。

“协议”显示，马正芬来自“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杨柳村”。由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，所以“协议”除规定彩礼钱一次性付清外，胡更清要求媒人冯志成在一个月后把马正芬的户籍手续迁移过来，以便办结婚证。

可彩礼付完后，马正芬的身份户籍却迟迟未到。好不容易等到对方送来一套材料，胡建和去办结婚证时，又发现是假的。这套户籍复印件显示，马正芬生于“1989年”，当年只有19岁，“我觉得不像，她实际年龄应该20多岁”，胡

建和有过怀疑。

“而且，我们全家都觉得她不是云南人。”胡建和说，如果是云南的，说的话至少应该能听懂一些，但根本就听不懂。“后来，她自己承认是越南的，也不叫马正芬。”

一年后，马正芬生下一个女儿，胡建和打消了一切疑虑，几乎对马正芬有求必应。

买一个老婆三四万元

水洲村现任村长胡宣群告诉记者，被人贩子卖到当地的女子，由于没有任何证明，无法进入当地的人口管理系统。“没有身份证，没有结婚证，没有入户，没有登记，什么都没有，相关部门也查不到。”

记者在梓门桥镇派出所查询发现，失踪的马正芬、马兰兰、马忠芳，以及仍在当地的几个“云南”老婆，在公安户籍信息系统里没有任何登记，这意味着，这批嫁到当地的女子都是“隐形人”。

胡更清介绍，人贩子带来女子前，通常要联络当地中间人，再由中间人在村民中寻找买家。而村里这样的中间人有五六个人，“每介绍成一个，中间人可以从男方这里拿2500元左右，从女方那里拿多少就不知道了。买一个老婆，通常三四万块钱。”

这个说法在胡国强那里得到印证。他告诉记者，人贩子都是从云南来的，而他最初是以买主的身份，经同村的冯志成介绍买的。这之后他得知，向熟人介绍女孩成功可赚取介绍费，便成了其中的一员。“带(成)一个，2000多元介绍费，是这边男方给的。”买老婆的行情，则视情况3万多、4万多不等，2009年胡求来买下马忠芳花了4.3万。

“越南新娘”的背后

这些越南女子来自哪里？背后的是一条怎样的贩卖利益链条？背后的网络有多大？或许从杨金美的遭遇中，能得到部分解读。

18岁的杨金美，3年前被卖到湖南时只有15岁，与老公胡新发相差整整20岁。

杨金美不断用手势比划，配合她生涩的普通话向记者讲述，她的家在越南一个叫“田朋镇(音)”的小镇，2008年，她和妈妈、嫂子、嫂子的女儿4个人到中越边界的云南境内赶集，路过一座大山时，突然闯出4个陌生的男人。

“一个20多岁，三个30多岁的样子，手里拿着刀子，打我的妈妈、嫂嫂，把我们两个女孩子给抢走了。”杨金美说，嫂子的女儿和她一般大，也是15岁。

“抢我们的是中国人，但是也会说我们那里的话(越南话)。把我们抢走的时候，我看到妈妈站在路口哭，他们用刀顶着她的喉咙。”

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杨金美说，她们被带到一个偏僻村庄的宅院里，抢匪将两个女孩卖给一个姓杨的老板，“我听老板说，他买我们两个花了3万多。”

在这个宅院关了6天，两个女孩又被转移到云南广南县八宝镇。

11天后，嫂子的女儿首先被卖掉。第15天，两个从湖南来的买主把杨金美从广南县接走，其中一个就是她现在的老公，时年35岁的胡新发。而另外一个是湖南人，则是中间人胡国强。

“我们花了4.3万，其中包括胡国强的介绍费2500块。”

在被关押和转送期间，杨金美和关她的“骗子老板”有过十多天的交流，“那个老板40多岁，他说在云南有很多老板专门做这样的生意，说有很多中国人到处找越南女孩子做老婆。”

“这些事情我以前在家里也听过很多次。”杨金美说，“在我们越南，有很多人是自己想嫁到中国的，一般都嫁到云南，赶集的时候认识了，两个人喜欢就嫁过去了。就是觉得嫁到中国很好。也有的人是被骗来，被抢来的。”

杨金美说在越南老家时，一个伯伯的女儿，差不多30岁，也是被骗到中国后卖给人做老婆，在中国生活8年，生了3个孩子，后来想爸爸回了一趟越南，后来又回到中国。“到中国开始不怎么好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”

“灰色地带”的等待

杨金美的丈夫胡新发说，村里一些人的老婆跑了后，他心里确实有一些压力，但也很坦然，“虽然我们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，我也不能肯定杨金美会跟我一辈子，但是我会对她好，不会限制她的自由。哪怕就是跑了，我也不怪她，因为她也是受害者。最可恶的就是那些人贩子，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。”

而那些跑掉的越南老婆，杨金美分析，“有的女人嫁到中国来，可能过得不好，想换一户人家。而人贩子也可以把她们再卖一遍，又可以骗钱。”

湖南双峰县村民妻子接连失踪后，该县妇联主席彭政毅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如果这些不明身份的女子真的存在，如果真是遭到拐卖而嫁到当地，那么她们都是受害者，社会有义务给予她们保护和帮助。

彭强调，对于这些女子，不论她们家在何处，不论她们是否具有合法身份，只要有求助意愿，都可以与当地的妇联联系，工作人员会提供必要的帮助。接下来，县妇联也会积极协调各部门，去解决这些女子的问题。

在双峰县公安局、政工室副主任吴清辉告诉记者，自从接到梓门桥镇水洲村胡建和等人报案后，公安局曾分别向下面各镇派出所询问，但类似的报案并不多，“到目前为止，也仅有这一两起。”

吴清辉分析，可能买方当事人也涉嫌人口买卖，再加上没办结婚证，没有户口，处在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，当事人存在不敢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顾虑。

8月11日，等待记者采访的胡建和，特意抱着两岁的女儿胡蝶，站在家门口让记者拍照。“希望她(马正芬)能在报纸上看到女儿的照片，回到这个家。”

也是这一天，在两公里外的黄石村，杨金美在记者的采访簿上，用越南文字写下了她的家庭住址，她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她自己的真实名字。这个读了6年书、如今已在中国成为人母的不满20岁的越南女孩，她说，她想家，她想爸爸妈妈，她希望爸爸妈妈能看到报纸，有一天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本版稿件据《南方都市报》